

作家频道

刘忠昌

栈桥：一座城的海，一个人的岸

栈桥不是桥。
桥渡人，栈桥渡海。这话听着玄，我却是在外孙两岁时，忽然就懂了。
我带他去栈桥喂海鸥。小家伙还走不稳，摇摇晃晃地举着小手，把油条碎往天上扔。海鸥扑棱棱地飞下来接，他就咯咯地笑。那笑声清脆得很，像海风里的小铃铛。我站在旁边看着，忽然觉得，这座悬在海上一百三十年的桥，渡的其实是一代又一代青岛人，也渡着无数把异乡过成故乡的人。
我第一次走上栈桥，是在1996年。那时我还在部队，陪领导来青岛出差，得空半日，一个人溜达到海边。远远地，就看见那道长虹卧在碧海之上。我不是第一次看海，但青岛的海不一样——浪是软的，轻轻涌上来，又轻轻退回去，像在跟沙滩说话。
我沿着桥慢慢走，走到桥头，扶着栏杆看了很久。心里想的是：要是能留在这里就好了。
后来我真的留了下来。单位离栈桥很近，步行只有几分钟。每天天不亮，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栈桥跑步。从桥头跑到桥尾，四百多米，再跑回来，一圈、两圈、十几圈……我用脚步丈量过无数次，每一步都熟悉得像自己的呼吸。
那时候的栈桥，安静极了。没有游客，没有喧闹，只有海风和潮声陪着。桥上还有一个每天来打太极的老人。我们从不说话，只是经过时互相点一下头。后来有一天，他没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那段日子，栈桥是我一个人的。
在青岛待久了，难免有朋友来。在济南工作的老同学每次来青岛看我，第一句话总是：“带我去看看栈桥吧。”我就带他去。他站在桥头，忽然不说话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转过头来说：“每次来，都觉得自己还没老。”
我问他：“为什么每次来都要先去栈桥？”他说：“栈桥是青岛的门面。不看一眼，总觉得这趟没到。”这句话，我一直记得。
2013年春，风暴潮叠加天文大潮，巨浪撕开了栈桥。桥断了，海水灌了进去。人们以为栈桥完了。
可一年后，它重新站了起来，比以前更加坚固。你可以把它打倒，但打不垮它的魂。就像这片海，潮起潮落，生生不息。
我喜欢在黄昏的时候去栈桥。太阳快要落山的

时候，整片天空都被染红了。从金黄到橘红，从橘红到深红，一层一层地铺开，像一幅巨大的油画。回澜阁的剪影立在这片金红之中，庄严而孤独。这时候的栈桥，不再是一个景点，而是一首诗。一首不需要文字的诗。每个人站在这里，都能读出属于自己的那句诗，有人读出了离别，有人读出了希望，有人读出了思念，有人读出了豁达。而我读出的，是一种平静。
太阳每天都会落下，但第二天又会升起；潮水每天都会退去，但第二天又会涌来。人来人往、悲欢离合都是暂时的，只有这片海、这座桥，一直在那里。
它们听得太多，所以学会了沉默。
有时候，我会在夜里去栈桥。游人散去，桥灯亮起，橘黄色的光洒在海面上，随着波浪轻轻摇晃。远处，小青岛的灯塔一闪一闪，像是在眨眼。
我走到桥的最南端，回澜阁就在眼前。栈桥见过风云，回澜阁见过沧桑。这座城从一个小渔村变成大都市的全过程，它们都在场。它们什么都见过，但它们什么都没说过。
我靠在栏杆上，听着潮声。潮声不大，但有节奏，一下一下，像心跳。我闭上眼睛，感觉自己也在随着潮声起伏。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什么叫做永恒。永恒不是永远不变。永恒是变了之后，依然还在。
每次离开栈桥的时候，我都会回头看一眼。
栈桥静静地卧在海面上，灯火勾勒出它优美的轮廓。它像一个人，躺在大海的怀抱里，安详地睡着了。
我知道，明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它会醒来，迎接新的一天。新的游客会走上它的脊背，新的故事会在它身上发生。而它，一如既往，沉默不语。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座栈桥。从已知走向未知，从过去走向未来。不知道前方有什么，但还是要走。因为只有走下去，才能遇见那片属于自己的海。
昨日黄昏，我又去了一趟栈桥。秋日的阳光很好，海面上闪着碎金。外孙在我前面跑，跑两步回头看我一眼，喊一声“姥爷”，再接着跑。我慢慢地跟在后面，看着他小小的背影，想起三十年前那个年轻的军官第一次站在这里，还不知道命运给他准备了怎样的一座城。
栈桥不说话。但它什么都记得。

生活风景

闻桂香

崔启昌

太阳披着大半天火烧云，过村西岭缓缓落入山后。天尚未黑透呢，草螟螟和纺织娘便在村梢的浅草丛及灌木枝条间乱泱泱地扯开了夜鸣的亮嗓门。熟识时序的村人常在这个当口自语絮叨：染了秋风，浸了凉意，村北山前坡，还有大伙院前屋后的金桂们又该吐艳溢香了。
老家村人喜爱树木，也喜爱花花草草。我上小学的时候是生产队体制，那会儿山场都归集体所有，山上仅错落生长着似乎只能用做烧柴的黑松树。记不准打那年起，村里陆续好几个冬春在黑松树间挖穴栽植桂花树。几年坚持下来，如今向阳的山岭南坡上有的桂花树胸径粗过碗口，树高有的竟高出黑松树一庹多呢！到了中秋，金黄黄的桂花绽放，香馥馥的桂花味儿便借着山梁上滑下的凉风一路向南，涸了坡野，浸了村庄。村人们都觉得这桂花香里既融着香，还含着甜，仿佛还释放着缕缕温情跟暖意。
我当时年少，世面见得少。桂花仅有四片花瓣，合在一起还抵不过麦粒大，如何能释放出那么大的香气？我问老师时，老师几乎没怎么思量便告诉我：桂花从不羡花大，它们喜欢抱团，凉风拂过，就一齐发力，各自尽其所能，合力洒散芳香。现在再回味老师当年的话，仍觉得这话里蛮有哲理，也挺耐人寻味的。
桂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记载，《楚辞》里多次提到桂树桂花，汉代已经有庭院栽种。人工栽培距今也有2500多年。桂树不以容貌取悦人，独以缕缕幽香沁人心怀，这份特有的清雅，正是万千花木中难寻的风骨。
我爷爷早年读过私塾，有些写写画画的底子。他爱花花草草，旧时，宅院窄巴，但他仍在窗外的水磨旁边植了梨树和桂树，秋来雪花梨缀满枝头，一簇簇的细碎桂花也拥拥挤挤地塞在枝桠间，每每清早或傍晚，桂香愈发撒散四溢，香味几乎浸透了院落、胡同和门外的街口。有村人在这个时节敲门找爷爷给晚辈起名字。

爷爷捋了胡须，斟酌片刻，说，男孩就叫“桂生”吧！小嬢名字里带“桂香”“桂臻”好。说罢，爷爷还就因由跟人家道个一二三。
父亲学中医，不到20岁就端了公立医院的饭碗，他也喜欢花草，新建的院落东侧，他先是盆栽了六七棵金桂。后来还挑了人家花圃中三四棵高过人头的桂花小树栽植其中。中秋节的时候，桂花们跟商量过的一样，星星点点的骨架昨天像是刚刚咧嘴儿，次日便吐艳且浓烈地扬洒香味儿了。父亲懂中医，许是职业习惯，院落里桂花开得多，他不忍弃了这些食药兼用的好东西，采了鲜的，或拾掇了干的，用来泡“桂花茶”喝。我在湖北当兵那些年，父亲和叔叔曾一同到部队探望过我。其中一次，他们两人还转到咸宁看过那里的“桂花海”。咸宁是著名的桂花之乡，桂花产业开发得有声有色，桂花糕、桂花糖、桂花烟、桂花酒等产品早就成系列了。回家后，两位长辈把最为实用的桂花糕家庭做法学了付诸实践。每年初秋便去粮店选糯米，去超市挑白砂糖、桂花蜂蜜。黄糕出锅前都是尽可能多地撒上干制的桂花，一大家人围坐品尝时，个个都停不了嘴。
我也爱桂树。分家单过时，恰是初春，头件事就是去20里外的苗圃，选了几株几乎与我等高的金桂树苗栽种到院内西侧。干了浇水，叶子黄了施肥。当年秋至即有桂香在院落里弥漫。几年后，我迁进城里住，平日虽对宅院里的桂树关心得少，但每年秋来时回家闻桂香，见那些桂树们依然枝繁叶茂，花儿簇放，香气馥郁。
住进城中的高楼里，离地有了距离，离老家也远了，但不管怎样，我对老家土地里旺长着的桂花树们的印象从未模糊，那桂花们绽放时溢洒的浓香也从未淡化。有时静下心来想，这或许是自己尚有的一份故园老家情怀，一份对草木山水不变的挚爱。
年年花儿开，岁岁芳香浓。今又中秋，我打定主意，待几日桂花绽放时，还要回老家村里闻新一年的桂花香。



人在旅途

水晶晶南浔

任莹

湖州一座城，不及南浔半个镇。
去年秋天我动身去了南浔古镇。选择南浔，仅仅是因为它的名字好听。十月的青岛多雨，温度降到十几摄氏度，南浔却没有因为天气不佳而折颜损色，依旧保持着她水晶晶的本色。南浔不只是一座江南小镇，来这里，更多的是体验它独有的江南古镇文化。
初到囿舍民宿，热情的民宿主人便奉上了当地“南浔三道茶”。据说，它是湖州南浔地区传承千年的传统茶俗，起源于唐代。一道茶，风柸茶，又叫甜茶，茶碗里放上糯米锅糍，加点白糖，口感甜香糯滑；二道茶，熏豆茶，又叫咸茶，以熏豆为主料，加入胡萝卜干、桔皮、芝麻等辅料冲泡而成，味道咸香；三道茶，清茶，又叫绿茶，采用天目山脉的湖州名茶（莫干黄芽、长兴紫笋、安吉白片）沏泡，清香持久、醇和生津。唐代陆羽《茶经》中提到的茶饮习俗在此地生根发芽，形成了以“甜、咸、清”为特色的三道茶文化。先甜，方知世间美好；后咸，才懂生活厚重；终淡，终得自在从容。
南浔不仅有藏尽人生百味的三道茶，还有让人魂牵梦萦的水晶晶。行走在古镇，随处可见“水晶晶南浔”的字样，仿佛这三个字早已与小镇融为一体。心生好奇拿出手机查询，才知道“水晶晶”的出处来自作家徐迟。南浔是徐迟的故土，是他一生念念不忘的水乡，在自传长篇《江南小镇》中，他接连写下六十六个“水晶晶”来描述故乡南浔的美。在他的记忆里，日月星辰、雨巷长街、渔舟烟波，皆是水晶晶的。
古镇游玩，旅拍是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我提前在小红书做好了攻略，联系好摄影师，约了早上的时间拍摄。南浔的小巷子很多，每一条都独具特色。摄影师让我站在一个地方不要动，他自己却不停地穿梭在巷子中，不知道在找什么。摄影师还自带了无人机，指挥我不停地在桥上走来走去，他要准备开发视频拍摄的新业务，这次免费给我拍摄一段南浔宣传片……这个乱而有静的早上，我忙乱地穿梭在各个巷子里，走走停停、上上下下，耗时两小时，终于完成了所有拍摄。这充实的早晨，总感觉始终有什么东西一直在晃我的眼睛。我想，这不经意间明晃晃的东西，可能就是摄影师一直在找寻的东西。
在和摄影师的一席闲谈中，忽然读懂了徐迟笔下的意境。
我：“刚才那条巷子不如这一条好看。”摄影师：“其实刚才的那条巷子更好看。你为什么会觉得这条更好看？”我：“感觉刚才那条巷子黑黑的，这一条巷子亮亮的。”摄影师：“所以那是什么起到了关键作用？”我：“是光！光照在巷子里、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是的！我看到了水晶晶的南浔！”
在水晶晶南浔，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矗立在北门的雕像“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民国时期刘大钧的《吴兴农村经济》中说道：“湖州一带，蚕丝贸易既为南浔人士所专营，于是各地财富，几尽集于南浔。”当地人就以三种动物形体的大小来标明他们财产的多少，逐渐形成了“四象八牛七十二金黄狗”的谚语，这也是对丝商财富等级的生动比喻。
漫步在南浔的石板路上，恍惚间能听见百年前丝商们哔哩叭啦的算盘声。惊艳时光、中西合璧的张石铭旧宅；刘镛家族花费四十年营造的已达商人审美巅峰的小莲庄；刘承幹修建的嘉业堂藏书楼，让今人仍能感受到一个商人对文脉传承深沉而执着的守望……透过这一处处老建筑，我感受到了南浔丝商水晶晶的本心。
遍布南浔的水晶晶究竟是什么？这个水晶晶的小镇，水晶晶的倒影，映出这个水晶晶的世界。